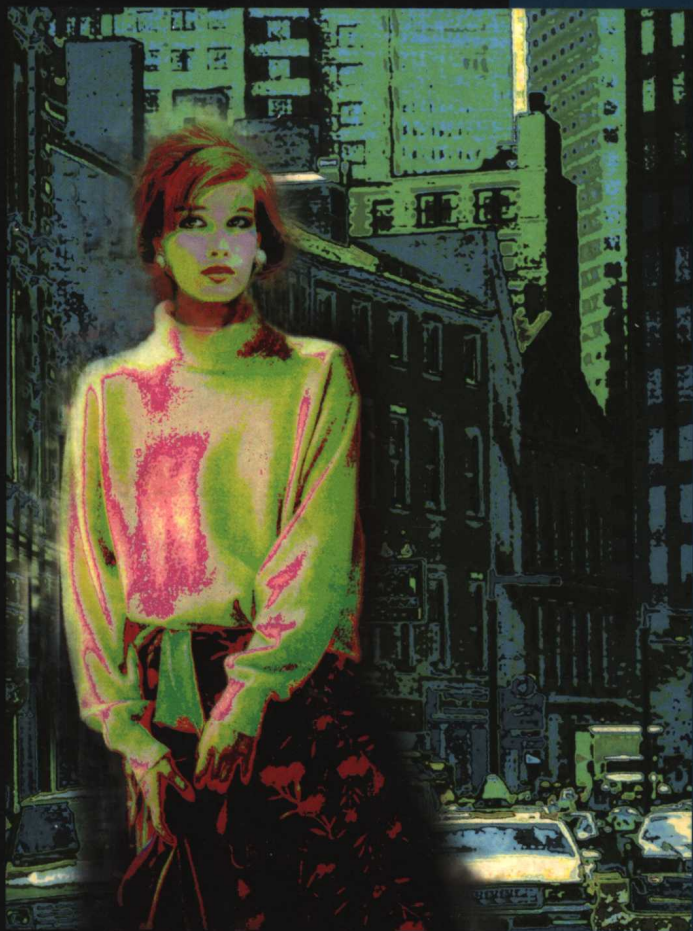


当代名家小说译丛



本书作者荣获罗诺多拿文学奖大奖

流浪的星星

[法] 勒·克莱齐奥 著 袁筱一 译

ETOILE ERRANTE

当 代 名 家 小 说 译 丛



[法] 勒·克莱齐奥著 袁筱一译

流浪的星星

花城出版社

J. M. G. Le Clézio

Étoile errante

© Éditions Gallimard, 1992.

流浪的星星

[法]勒·克莱齐奥 著

袁筱一 译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惠阳印刷厂印刷

(广东惠州市南坛西路)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5印张 1插页 220,000字

1998年10月第1版 199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 7-5360-2721-4

I·2326 定价:14.5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内容简介

这是法国当代作家克莱齐奥于1992年出版的一部反映二次大战后，犹太人生活的长篇小说。

小说以小女孩艾斯苔尔（艾连娜）和母亲一起去寻找传说中的自己的家园——圣城耶路撒冷的途中的种种遭遇为情节，展示了她以及她的亲人、朋友，在希望、绝望、等待、死亡以及宗教等方面的感受和心态，对战争和人性这一主题作了深刻的表露。

“隐隐的忧患、伤痕、无奈和绝望被包裹在一个精巧、冷峻、智慧而简洁的套子里，让人无从拒绝”，使人读后觉得十分沉重。

总 序

谢天振

在人类即将进入二十一世纪的前夕，我们向广大外国文学的爱好者奉献上一套介绍当代外国文学精品的崭新丛书——“当代名家小说译丛”。

1827年，德国大文豪歌德在读了中国明代的一部小说《好逑传》后突然感悟到：“我愈来愈深信，诗（Poesie，概言文学——引者）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它随时随地由成百上千的人所创造出来……民族文学在当今已没有很大意义，世界文学的时代即将来临，而我们每个人现在就应该出力，加快这一时代的到来……”

如果说，在一百七十多年前的当时，歌德所说的“世界文学的时代”还只是一个比较模糊和抽象的憧憬的话，那么今天，对于经历了二十年改革开放洗礼的中国人民来说，随着我们国家日益向世界敞开大门，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我们不能不深深敬佩一百五十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作的英明预言：“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

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事实上，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类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随着交通工具、通讯工具的现代化，随着电脑网络的日益普及，人类确实已经置身于一个世界文学的时代了。今天，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任何一个重大文学事件，无论是一位作家的获奖，还是一部作品所引起的轰动，有关它的信息都可以在顷刻之间传遍全球，为世界各国人民所知晓。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的读者理所当然地希望更快、更好、更充分地享受我们“人类共同的财富”——世界文学。

但是，进入九十年代以来，由于“版权”、“成本”等诸多因素的困扰，国内出版界曾片面热衷于外国古典文学名著的重译，而忽略了对当代优秀外国文学作品的译介，从而一度造成了国内读书界与当代世界文学发展进程之间的脱节。这不仅影响了当代中外文学的正常交流，对于渴望及时了解和欣赏当代优秀外国文学作品的读者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遗憾。有鉴于此，在花城出版社的支持下，我们策划编辑了这套“当代名家小说译丛”，其目的就是要从当代世界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中撷取优秀的有代表性的作品，并组织优秀的译者把它们迅速翻译出来，介绍给我国读者，以满足人们渴望及时了解和欣赏当代优秀外国文学作品的需求。

我们把这套丛书命名为“当代名家小说译丛”，首先是为了突出这套丛书的高品位特点：入选这套丛书的作品（或其作者）几乎都获得过各种各样的高级别的奖项，如本套丛书第一辑推出的《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的故事》的作者英国女作家朵丽丝·莱辛在当代世界文坛享有很高的声誉，是1997年诺贝尔

文学奖的候选人之一，长篇小说《曼波之王的情歌》则获得过美国的普利策奖，扎雷金的《南美洲方式》获得过俄罗斯国家奖，《法兰西遗嘱》获得过龚古尔奖和梅迪西斯奖，《流浪的星星》则是罗诺多等多项奖获得者勒克雷齐奥的力作。其次是突出本套丛书的时代性。这里所说的时代性有两层含义，一是指的作品写作出版的时间，本套丛书选择译介的多是本世纪后半叶、尤其是近一二十年以来国外优秀的文学作品，这是从时间角度突出本套丛书的“当代性”；一是指的作品主题的时代性，即入选本套丛书的作品题材反映的都是当代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诸如对人生的终极关怀（《曼波之王的情歌》），对两性关系中女性价值的探究（《南美洲方式》），以及对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肯定（《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的故事》），等等，从而从作品的主题角度突出本套丛书的“当代性”。

这里，我们要顺便提一下的是，在注重“高品位”和“时代性”的同时，我们并没有忽视入选作品的可读性，相反，我们对作品的可读性给予了相当的重视。因为我们觉得，名家作品即名著不一定要走曲高和寡、脱离大众读者趣味的道路。较强的可读性，富有回味，经得起反复阅读，能赢得广大读者的接受并能为他们所珍藏，这同样是“名著”的应有之义。其实，如所周知，古典文学名著中能传之后世并为世代读者所广泛传阅者，哪一本不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呢？因此，我们选入这套丛书的作品，一方面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另一方面也都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它们在其本国和国外都拥有广大的读者。《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的故事》和《南美洲方式》所述故事与美国畅销小说《廊桥遗梦》异曲同工，但它们对中年人的感情危机的表现却更为深刻，对中年人爱情的探索和两性关系的剖析更富哲理，所以问世后不断再版，后者还被译成十多种外文在国外出

版，极受读者欢迎，《曼波之王的情歌》和《美侖梦寻》出版后又被搬上银幕，以其委婉动人的情节和优美感人的艺术形象博得好评如潮，《法兰西遗嘱》读起来催人泪下……

最后，愿我们的“当代名家小说译丛”能陪伴读者度过他美好的阅读时光！

译 序

—

在法国当代作家群中，勒·克莱齐奥无疑算是较为杰出——亦或更确切地说，较为幸运的一位。他年纪轻轻便以处女作《诉讼笔录》荣膺该年的雷诺多大奖，此后一直笔耕不辍，仅在法国享有盛誉的伽里玛出版社就出版了近三十部小说，并且在1994年被读者选为最受欢迎的当代作家。

他似乎仍然年轻得够不上替他“沧桑话生平”的份儿。近几十年来法国小说和英美小说也是处在同样的境遇里：一直都没有巨人出现，或许是这个时代再也不会有巨人的缘故。所以无论如何，克莱齐奥在这样一个自危的年代里有了这样的成绩，而况又是这样的年轻，其天赋、努力和机遇都是令人侧目的。

他很幸运得没有流派。从一方面来说，他有现代的意识，他关注人性，关注人类的生存状况，关注现代物质文明的种种诟病，这是他的题材范围。他还有现代文学作品的结构：淡化情节，淡化时空概念——他的作品经常不是要表现某一时代下某个民族里的某个人的故事，而是在任何地区，任何人身上都可

能发生的事。但是在另一方面，他有着相当经典的语言和技巧，好像傅孝先先生给古典主义的大致勾勒：“精简、工整、一切都在作者冷静、从容的安排和控制下”。（见《西洋文学概论》，傅孝先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P86）

他给法国当代小说带来的正是这样的结合：隐隐的忧患、伤痕、无奈和绝望被包裹在一个精巧、冷峻、智慧而简洁的套子里，让人无从拒绝。

《流浪的星星》便是一部将这些特点表现尽致的作品，是作者1992年的创作，单从时间上论，似乎也该代表一种“笔酣墨饱”的成熟了。

二

1943年夏，法国尼斯后方的一个小村庄成了意大利人管辖下的犹太人聚居区，艾斯苔尔，小说的第一女主人公就是从此时开始慢慢明白过来，在二次大战期间，做一个犹太人意味着什么：宁静的少年时代被打破了，接下来便是恐惧，耻辱，翻山越岭的逃亡，还有父亲的高去。

战争结束后，艾斯苔尔决定和母亲一起出发去寻找传说中的自己的家园：刚成立不久的以色列圣地。在旅途中，在拥挤不堪的船舱里，在风雨飘摇在与当地政府的纠缠不清里，她发现了祈祷和宗教的力量。她学会了等待；但是所谓的圣地并没有给她带来期许的和平；自己家园的建立意味着的是别人家园的丧失，这是一个孩子所无法明白，无从理解的事情。当她到达圣地，那个梦想中到处是橄榄树、和平鸽、教堂和清真寺的穹顶尖顶在闪闪发光的地方时，她遇到了莱玛。这短暂邂逅却炽热如梦的相遇昭示了某种命运之外的捉弄——莱玛是在前往难

民营的途中。

艾斯苔尔和莱玛，一个犹太女孩和一个阿拉伯女孩，自此再未相遇。她们交换的只是彼此的一个眼神，还有姓名。然而她们的命运已经注定地纠结到了一起，在她们日后各自的流浪中，她们从未停止过对对方的思念。战争将她们分离，她们在各自的难民营里艰难地生活着，但是她们却在不同的地方齐声控诉着战争，以最低的生存要求反抗着战争所带来的绝望和死亡的阴影，而这，就注定要流浪。

等待，希望，绝望，死亡，包括宗教，这些都是克莱齐奥的表层主题。——人类在这样的“死生契阔”下，竟是永远也完不成寻找自我的梦想，这是克莱齐奥式的绝望和悲情。艾斯苔尔和莱玛都是坚强的孩子，她们靠着她们自己也不甚明白的一种等待生存了下来，并且为了这等待颠沛流离。艾斯苔尔起先是靠一种近似神话的信念，关于耶路撒冷的许诺。虽然在她幼小的心灵里，她也不只一次地问过：“也许耶路撒冷并不存在？”这真的是只有孩子才敢直面的事实，那就是“也许我们梦想中的精神家园并不存在？”可是几乎所有的犹太人都抱着一种不可理喻的固执认为他们的家园就在前方旅程的尽头。所有的疲惫，所有的等待都是价有所值。于是既然人们“这样强烈地想去耶路撒冷，也许有一天我们真的会到那里的。”她这样模糊地想着，等着。然而经历了那么多那么多的折磨和流离以后，圣地弥漫着的竟还是战争的确烟：“这山脉，这位于法老城市之上的山脉，白骨累累。阳光一点也不温和。它刺痛了人的双眼，它是那么强烈，那么残酷，恐惧就在风中，在蓝天里，在大海里。”

相比较起来，莱玛或许是因为没有这么强烈的希望过的原故，她的绝望是更低层的，是没有生存条件的绝望。在难民营里，只有饥饿，干渴还有鼠疫。人们只晓得等联合国的运粮车，“在人

们的眼里，开始出现一缕轻烟，一片云，让他们变得越来越轻，越来越漠然。再也没有仇恨，没有愤怒，再也没有眼泪，没有欲望，没有焦灼。”

在这样的绝望里，人们似乎无可救药。爱情或者温情都无可挽回地成了战争的牺牲品。艾斯苔尔和雅克，莱玛和萨迪在惘惘的威胁里，也偷过一点好时光。甚或在奴尚难民营里，还有过新生命的诞生以及随诞生而来的愉悦。但是这一切都是转瞬即逝的。于是在漫漫的旅途中，艾斯苔尔不止一次地看到过宗教的光辉。在圣·马丁的教堂里，在翻山越岭的逃亡途中，在土伦的监狱里，艾斯苔尔发现了这种具有神秘色彩的镇痛剂，十几岁的孩子不至于有“上帝死了”的哲学思考，但是她也会问“为什么我们看不见他，为什么他要躲起来，而他在这地球上无所不能的啊？”哀怨和疑惑亦可窥一斑。写到宗教，作者更多的是用了“神秘”这个词，不可理解，但是“好像有一种源自我们体内的声音在述说着我们所听见的一切。”“有时候我们简直相信我们什么也不曾明白，只有在我们这间牢房的寂静里，听着这神圣语言的词在这里回响。”

显然，宗教也不能阻止人们的绝望，在莱玛的那一边，事情似乎更加明了，因为宗教于他们，并不比乌伊雅姨妈的神话故事来得更让人透彻。在这些表层的主题后面，是作者对于战争根源的深刻探讨。主宰“死生契阔”的，不是命运，这是克莱齐奥作为一个男性作家的严肃的，不宿命的眼光。然而这只黑手究竟是什么呢？或许美国历史学家房龙在他的《宽容》里有更直接的异曲同工的解答，他说：“是的，我们现在像过去一样惊讶和绝望。现在我们再想扫除席卷了整个地球的瘟疫——偏执和暴徒精神的瘟疫——已经为时过晚了。但至少我们应该有勇气承认它们存在的现实，把它们看作某些非常古老的人类

性格在现今生活里的再现。多少年来，这些性格一直在沉睡着，等待时机东山再起。时机一到，它们不仅要凯旋而归，而且由于受了这么长时间的压抑，其狂暴、愤怒和凶残的程度比历史上任何时候更甚。”（《宽容》，房龙著，迺卫，靳翠微译，三联出版社，P399）就是这种“非常古老的人类性格”，只要这一类的人性恶仍然存在，孩子们就会永远沦为战争的囚徒，四周就永远会有对暴力和血腥的需求，艾斯苔尔和莱玛就永远是流浪的星星。

三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流浪的星星》里，仍然是克莱齐奥关于战争和人性以及由此连带出来的，关于欲望，等待，绝望，死亡亦或宗教的最根本的看法。但是与他其余作品有所不同的，特别是与他另一部直接探询战争根源，且直接题为《战争》的作品有所不同的是，作者选择了两个年轻的女孩子作为叙述的主视角。情节都是以她们的所见、所感、所触和所想而展开的。

这或者是作者的第一点精心安排，而且是颇具现代意识的安排。任何一种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都是被置于一张复杂的关系网内的：正是作者，叙述者，小说人物以及读者之间的关系成就了文学。而在这四个因素里，作者往往是隐形的，是另一个隐形因素读者所努力探求的。于是作品内在的与外在的表现形式便要凭借叙述者与作品人物之间的张力来实现。

E. M. 福斯特在其《小说纵横谈》里说过，小说家可以作为公正或者不公正的观察者从外部来描写世界，也可以作为无所不在的人从内部进行描写。克莱齐奥显然在这里更偏向前者，

但是他也没有完全地摒弃后者。作品采用的是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交替叙述的手法。然而即使是叙述者直接在场的第三人称里，叙述者也决没有成为无所不在的上帝。口吻依旧是十几岁孩子的口吻，想法也是十几岁孩子的想法，就连十几岁孩子视野所受到的限制，在这里也是一应俱全。这使我们在这部小说结构上得到的第一个印象便是它的简洁明快。作者用的是类似流水账的独白，没有心计和花哨。惟其眼光的单纯与透明，作为中心观察者的叙述者的主观小说与其它生活的“现实小说”才融为一体。战争在一个孩子的眼里是什么样的呢？“战争进行的时候，那些男人，那些戴着滑稽的羽饰帽子的意大利宪兵和警察就敢到费恩先生家拍走钢琴，拍到旅馆的饭厅里去。然而这架钢琴，费恩先生把它看得比生命里所有的一切都要重要，这是他生活中所留下的惟一的東西。”这种角度的有限性当然需要适当的技巧和暗示来补足，这也就是我们要谈的关于这部作品结构的第二点。

为了避免过分的浅白直露，作者用了一点曲折。他采用了对称式的写法。在艾斯苔尔和莱玛之间并没有具象的关联，人物的命运是各自展开的。她们没有作为具体的两个人相遇，相爱，或是相离，也没有作为具体的两个人发生冲突。她们终其一生只有一次构成情节的相遇，就是艾斯苔尔初到以色列，而莱玛踏上流浪征途的时候：

突然，从队伍中脱出了一个很年轻的女孩子。她向艾斯苔尔走过来。她的脸苍白憔悴，裙子布满了灰尘。艾斯苔尔看到她的皮带和鞋子都已经坏了。年轻的女孩子走近她，一直挨到她的身边。她的眼睛里有种奇怪的光芒在闪耀，但是她没有说话，也没有提问题。很长一段时间，她就这么一动不动地站在艾斯苔尔面前，将手搁在她的臂上。接着，她从衣袋里拿出一

本没有写过字的黑皮本子，在第一页的右上方，她写下了她的名字，就这样，用的是大写字母：NEJMA。然后她把本子和笔递给艾斯苔尔，让她也写下自己的名字……但是艾斯苔尔从此再也无法从脑中抹去莱玛的那张脸，她的目光，她那搁在她的臂上的手，还有她把本子递给她时那种缓缓的，凝重的手势。

这是莱玛的第一次出场，小说自此有了第二条主线，进入实质上的第二部分：二战结束，可战争还远远未曾结束，甚至它将意味着又一场恶梦的开始，莱玛在难民营里的苦难经历成了很好的证明。这种平行不悖的对称写法实际上倒是古典的，有人工的技巧和安排在里面。可是我们看到在《流浪的星星》里，它显然还更具有一种结构暗示的功能。诚如我们在上文中所提到的那样，艾斯苔尔和莱玛并不具有人物的典型意义，也不能够作为情节发展的有力支撑，古典主义的三一律在这里还是遭到了淡化的恶运，是几乎要被身后那个“死生契阔”的大背景吞了下去的。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当然需要一种人为的，甚至带点补拙色彩的技巧来维持作者一向擅长的结合。这惟一一次的相遇写下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纠葛，无论你多么的世事不理，命运还是注定与人纠缠，并且终其一生也难以摆脱。这种纠缠由于人性恶的一面，可以一直衍生成成为一种伤害。

时间的调子，似乎也是作者手法中不可避而不谈的一点。很显然，小说家动笔时，一切已经成为过去了，即使相对于叙述者来说，一切也已成为过去，所以他用过去时。然而小说与第一人称叙述相应的也会采用现在时，并且在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整个小说的时间调子还是回到了现在时来。作者之所以用这样的交替，无疑是为了表现过去的想忘却却不可忘却，现在的想开始却无从开始。未来在这里是没有的，包括想像在内，一

切只能是恶梦的再现。在时间上和在视角上一样，作者几乎未曾转换地使用了另一种对称。它给了小说一种“事实性”（注意，不是真实性），却又在最大限度上保留了它的可感性。

四

如果说在结构上，克莱齐奥在《流浪的星星》里仍然是在试图完成一种结合的话，那么在语言上，克莱齐奥应当说是经典的。我们在这里没有用“古典”一词，因为经典的含义是“古典，但未过时”。

一个作家的可贵之处往往在于他能够创造一种具有个性标记的语言，而这种语言又往往能够引导本国的语言文字往一个良好的方向去，这可以补足作家在哲学精神方面的欠缺。

克莱齐奥的语言一向是为读者所称道的。大约是因为人们在这个乱哄哄的世界里，一直在潜意识里寻找一种俭约，凝炼，朴素却不乏优雅之美。而用这四个形容词来概括我们的作家，我们也至少可以品味到作者在语言上的四个特点。

一、俭约。我记得罗新璋先生在他的某篇文章里说，他译《红与黑》，每句一般不超过二十个字。《红与黑》的研究是另外的事，可是用到这本《流浪的星星》上来，却是不带任何夸耀之意的现实。法语的复杂、精确往往是通过它的从句套从句的句式，仿佛连环套似的，要一层层地探求下去。但这决不是克莱齐奥。《流浪的星星》里，从句一半只限于一层，且简单句很多。这或许是汉译的幸事，因为我们晓得，中国的文字一向是不乏这种俭约的。克莱齐奥也善于描摹外面的世界，用艾斯苔尔那双单纯的眼睛去看，所以那世界也是单纯的。“下面传来水流的声音，那是一种沙沙的声音，在山中的岩壁间回响着。天

边，白色的云朵在东南聚集起来，在山谷深处幻化成各种奇形怪状，有的像雪峰，有的又像城堡。……她想起她那时候想和云一起走来着，因为它们可以自由地随着风飘来飘去，因为它们可以无忧无虑地从山的另一边飘来，一直飘到大海那边。她想像过它们一路上所看见的一切，山谷，小河，那如蚁窝一般的城市，还有那些大海湾，海水在它们的怀抱中闪闪发光。今天，还是同样的云，然而它们却含有某种威胁的味道。它们好像是在山谷深处拦了一道屏障，吞噬了山峰，它们竖起一面白色的墙壁，郁郁的，不可穿越。”如果说长的句式带来的是一种曲径探幽的宛转，像普鲁斯特，那么短的句式带来的则是与他简洁明快的结构相对应的简洁明快的文字风格。

二、凝炼。凝炼除了简洁之外，更看中的是一种力量。克莱齐奥文字的力量取决于两点，而这两点都是与词有关的。第一在于词语的重复。克莱齐奥的每一部著作里，几乎都有几个词是反复出现的，几乎可以烂熟于心的。《流浪的星星》里，我们不止一次地看到空茫、回响、闪闪发光，令人晕眩，神秘……等等等等。第二在于形容词的运用。克莱齐奥一向长于用色彩耀眼的形容词，给人一种刺激的印象。大海是那种要了命的碧蓝，天空是万里无云的苍白，夜是沉沉的黑，仿佛能吞噬一切似的。他的形容词没有任何通融的余地，仿佛他笔下的树，高大，笔直，直矗云际。他原本就是一个很在乎词语力量的作家，即使是在《流浪的星星》里，谈到宗教时，他也不止一次地提到过：“他起先是用一种神圣的语言在说这些词，慢慢的，每个词，每个音节都在回响，……这是上……的词，是他在创造这世界以前悬于天际的词。”——词该是第一级具有完整意义的语言单位，它的本身可以相对独立地完成表层意义和深层意义，而克莱齐奥更重视短的句式，这就无怪乎他这样地看中每一个词